

“世纪同框”

# 抽点时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微旅行” 重新发现城市宝藏

让日常生活美起来

昨天下午4时许，住在白玉兰广场附近的张女士一家三口开启了他们每周末的保留节目——晚饭前出门散一会步。行至外白渡桥，竟遇上“意外之喜”——每周六、日下午4时30分准时开始的“聆听北苏州路”志愿讲解活动。短短900米长的苏州河（虹口段）景观带，藏着许多大家略有耳闻，却又不甚了解的“宝藏”。

## 边走边听

“你们知道外白渡桥，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专业导游出身的志愿者周婷婷一句话便成功勾起大家的好奇心，“第一代外白渡桥始建于1856年，当时名为威尔斯桥。第二代被英国人叫作花园桥，从那时开始，过桥不再收费，所以百姓们叫着叫着就变成‘白渡’了。河流的上游称之为里，河流的下游则为外，所以这座苏州河下游的桥就叫作‘外白渡桥’。”一番介绍令市民游客恍然大悟，张女士的小女儿蹦跶着说：“这个小知识我同学肯定不知道，下次讲给他们听！”

周婷婷又带着大家眺望马路对面的俄罗斯驻沪领事馆、中国证券博物馆（原浦江饭店）以及上海大厦。从建筑外观、来访名人，讲到建筑功能的几度变化，再延伸到近代历史，带人们全方位了解苏州河岸这些有故事的老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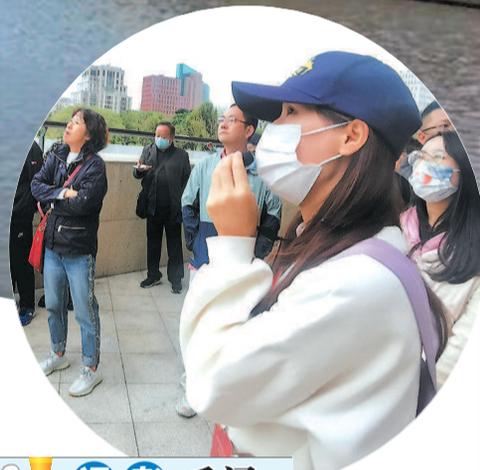
“上海苏宁宝丽嘉酒店，前面一栋是新建的酒店，后面就是原本大名鼎鼎的公济医院。”“瑞泰里最早叫河滨公寓，不过与河滨

大楼重名，后来就改了名字。”“上海邮政博物馆顶上‘人民邮电’四个大字，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两边的青铜雕像曾一度被毁，好在一个美术专业学生翻过模，后来才得以复原。”“乍浦路桥是一个‘世纪同框最佳摄影点’，在这里拍照，刚好能把苏州河畔的百年老建筑和‘浦东三件套’一起收入镜头，达成‘世纪同框’。”900米长的路，1小时的讲解，虽然短，却是干货满满。张女士惊喜地说：“天天走这条路，现在好像重新认识了一遍。”

## 说走就走

近年来，“微旅行”成为上海市民休闲度假的新方式。2018年至今，上海市文旅局已经发布100多条建筑微旅行线路。一周前刚刚落幕的上海旅游节上，一大批历史建筑、风貌街区、革命遗址、工业遗迹“串珠成链”，形成一条条充满温度和亮点的微旅游线路。旅游节发布的“建筑可阅读，城市微旅行”十佳线路，为市民推荐了家门口的好去处。

“虹口区的历史建筑资源丰富且密集，非常适合半天以内、徒步三四公里的‘微旅行’。我们从2014年开始提出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有30多条市场化运作的线路。”虹口区旅游公共服务中心主任夏祺清介绍。北苏州路步行街今年刚刚贯通，虹口区为此又开发出“聆听北苏州路”微旅行线路，囊括9座历史建筑，其中中国邮政博物馆、中国证券博物馆等市民还可以自行预约进入内部深度游览。这条线路还与黄浦、普陀、静安、长宁四区的微旅行线路联动，共同凸显苏州河两岸有温度的慢生活特色和斑斓的城市色彩。夏祺清说：“现在都市生活节奏快，市民可能抽不出时间参加好几天的旅行，微旅行不仅能满足他们的出行需求，也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另外，对于有老人、孩子一同出行的家庭，微旅行也是一种更轻松的选择，让大家没有顾虑，‘说走就走’！”本报记者 吴旭颖



周婷婷（前）的讲解吸引路人驻足聆听  
吴旭颖 摄

## 记者手记

### 文化的引力

“免费的志愿讲解活动马上开始，大家有兴趣可以稍微等待一下！”每次志愿活动开始前，讲解员周婷婷都要提前十多分钟到岗，先“招揽”一些听众。周婷婷透露：“有时候天气不好，游客较少，我就先开始讲。讲着讲着很多人就会聚拢过来，跟着我走了。”

秋意渐浓，苏州河岸的风更添几分冷冽，傍晚的游人也更少了一些。活动开始时，只有张女士一家三位听众。但周婷婷的讲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跟随。有散步的市民，想要听听熟悉的建筑里有什么不熟悉的故事；还有背着大包来上海旅行的游客，一开始不好意思“蹭别人的导游”，结果被告知是免费服务，连连称赞：“讲得真好！上海的旅游服务搞得真好！”走到终点站上海邮政博物馆，三人的队伍已经壮大成将近20人。

讲解员的讲解有吸引力，但更有魔力的是上海的城市文化。老建筑里的故事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吸引着居住于此的人们更加热爱这座城市，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不远万里到此一游。

吴旭颖

# 以蚕丝探望大千世界

## ——“蚕我/我蚕”梁绍基个展侧记

中国艺术家梁绍基把三十余载的生命寄托于蚕，用丝帛把生命、永恒、东西方审美哲学勾连起来，营造出浩瀚又单纯的奇境。

这场富有哲学思辨的艺术家个展定名“蚕我/我蚕”。硕大的展陈空间像蚕茧般包裹起观众视野，在蚕丝的盘、缠、绕、织中孵化出纯粹。

### 别有诗意

这场大展被视为梁绍基的一件完整作品。进入一层大厅更像误入“自然博物馆”，艺术家动用了种种重型物料，在玻璃、树桩、铁架等复杂材质上，蚕出生、结茧、吐丝、蜕变，谱写生命的“变形记”。

二楼平台搭建出一座“茧房”，艺术家把这个自然生命的演化过程和科技紧紧结合，使用当代的影像声音技巧，创造出一个光影和声色、蚕与我、我与蚕相互纠缠的生物环境。红纸像包裹婴儿一样包裹起一个个蚕茧，铁丝弯成了一个“摇篮”，铺陈在展厅内，好似进入了一间富有诗意的大自然的产房。

展览借助沉浸式装置、影像、摄影及声音等作品，系统性地梳理了艺术家与“蚕”共谋而成的“自然”，还从生物学角度剖析养蚕的不易。回望其创作脉络中各个阶段的代表作，蚕的生长变形和转化的生命迹象与梁绍基的艺术表达相辅相成，互为倚靠。

梁绍基从工艺美术走向当代艺术的路途是无心插柳，19岁时他在浙江台州担任工艺美术设计师。身处编织重镇，自己和周围的民间艺人掌握最精湛的技术，但梁绍基不喜欢一成不变。

梁绍基选择了蚕。这群让民间艺术熟视无睹的精灵，帮助梁绍基摆脱旧有理念，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彻底重建了创作语言——从民间编织进入到现当代艺术，“编织”时间、生命和一个非比寻常的中国艺术之梦。

### 东方哲学

“蚕丝丝帛覆盖在物件上就会产生残影，让人想起一个字——

‘恍’，在斜阳下摇曳出生命感。”在梁绍基看来，绵绵不断的蚕丝，像中国的历史，又像人类的命运线。同时，丝帛温柔又有韧劲，显示了以柔克刚的生命意志。

蚕成为梁绍基认知世界、解释世界的方法，他与蚕为伴，把一件事做了32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龚彦把梁绍基视为一位随时点燃自我的艺术家：“本次展览让人体会到‘蚕’的力量——脆弱而有韧性的蚕丝创造了一个有灵魂的空间，似乎要将经历怀疑和挫败的人们，带回生命和宇宙的原初。”

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2月20日，免费向公众开放。  
本报记者 乐梦融



“沉链：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本报记者 王凯 摄